



隆按兩人輔少
主皆能稱上所
委故同傳
茅坤曰荆川云
此傳頭緒最多
予謂此傳止本
光之起家微以
小心被寵任之
故其秉政三十
餘年所及點綴
者止詔增符璽
郎秩與沮子外
人求封一二事
耳中間廢昌邑
立宣帝處此其
功案而擅寵太
過卒召大禍光
之功過不相掩
慶傳中一一指
次如畫豈得稱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

事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

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

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

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

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

者道其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

頭緒多耶當是漢書第一傳

徐中行曰孟堅憲章子長殫精

悉慮以擬議之

蓋已得其聲貌

與其少驟如霍

光傳維而不亂

最優

事詳詞整敘事

茅坤曰光以去

病任為郎傳中

特叙其小心謹

慎耳不聞其他

有材指處而武

帝獨察其可屬

社稷此是千古

隻眼

又曰受知武帝

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

孺扶服叩頭曰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

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

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

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

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

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

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

在小心謹慎未嘗有過二句

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

日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

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

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

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

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

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

茅坤曰一鎖却屬虛景

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
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

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
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

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
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原鄉則是矣皆以前捕

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
軍王莽也其子

隆按崩字當作
病字于義為安
唐順之曰陔入
光為人一段忽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

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

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
與纒同白晳疏眉目美須

髯師古曰晳潔白也髯頰毛也
哲音先歷反髯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

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
難故欲收取璽郎

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
猶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音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
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

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婕妤師古曰鄂邑
所食邑為蓋

侯所尚故
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

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

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

凌約言曰不載
此郎姓名班史
略於節義處
茅坤曰以下次
光之擅寵處即
為禍根處

呂本中曰班固叙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

隆按先曰長公主以是怨光曰桀安由是與光爭權曰燕王且常懷怨望曰桑弘羊亦怨恨光而後總指出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

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

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本

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

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

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迺其

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燕王

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

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殺也欲為子弟得官

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

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

燕王曰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光等句縝密有頭緒

稱譚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

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

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

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光專權自恣疑

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

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

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

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

李德裕曰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等詐即周成

王有慙德矣何也成王閻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鳴鶴之詩所由作也向使昭帝而得伊呂之佐則成王奚足憐哉

隆按先帝所屬以輔朕身以君行周公之句相應

唐順之曰威震海內向者冷眼

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

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亭名也屬耳近耳也。

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

反不由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

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

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

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

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

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

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

伏後帝在民間內不能善案

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

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

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

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

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

視丞相敞等。師古曰敞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

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

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

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獨以問所親

何良俊曰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叙得舒徐詳委亦得太史公法隆按先次行淫亂句為綱其目詳具奏中

盧辨治曰田延年論事詞音烈烈有蘭相如之風

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

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

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

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延年曰伊尹相殷廢

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

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

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

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

茅坤曰田延年之語壯而烈光之語重而深

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

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

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

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

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難受

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

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

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

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

隆按此處止言昌邑不可以承宗廟而不明其實以其事具載後詔書中故此詳略之法

茅坤曰王庸儂
且見言表

唐順之曰意態
宛然

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
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
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
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
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
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
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
讀曰猝物故死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
也自裁自殺也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
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
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盛服坐武
襦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也

唐順之曰秦文
極典則
隆按備書群臣
名位見其議出
於公非由光一
人云

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陸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陸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
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曰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
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
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
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
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
年延太常臣昌師古曰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
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

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

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

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

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

遷師古曰上遷臣畸師古曰宋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

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太

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

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

唐順之曰一不書昌邑之惡只

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

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正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緘直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千反亡悲

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使從官

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

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

三璽天子之璽白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就次發

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

人皆見言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引內昌邑從

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

載此奏詞此史體也吳王濞謀反事不詳亦載之獄詞茅坤曰以下序次一一不能慈孝禮誼及賞罰處

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

重取節十六

師古曰自往至署取節也

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

從官更持節從

師古曰更互執節從至哭臨之所

為書曰皇帝問侍

中君卿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

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

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優諧戲也俳音排

會下

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

擊鐘磬召內泰

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

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

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而輦

游於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

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輦

道牟首便誤用之乎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十六牢具

祠閣室中

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對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禮何淫

祀祀已與從官飲啗

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

駕法駕皮軒駕旗

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

師古曰皮軒駕旗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在未央宮

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為遊宮中輦車也漢疏有乘下馬

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

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

要斬太后曰止

師古曰今且止讀去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貴王也悖乖也

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

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李奎曰班固取叙霍光廢昌邑王請奏半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再讀畢奏此段最妙載一時君

臣堪盡
徐中行曰請未
半陞入太后曰
止二句此正效
左傳魏逢論和
成陞入公曰后
羿何如句文法

漢書卷六十九

卷六十九

九

師古曰免奴謂變易節上黃旄以赤師古曰以劉屈
免放為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
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
讀曰耽沉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
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趨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
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曰內入也
令每日常入雞
豚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
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延
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
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
曰時
在喪服故未祠宗廟
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芻牛

隆按失帝王禮
誼亂漢家制度
此二句斷昌邑
總案

隆按行淫辟不
軌與前行淫亂
句行昏亂句悖
亂如是句荒淫
迷惑句相應

如淳曰芻牛分布也師古曰一持節詔諸官署徵發
從一橫為芻牛猶言交橫也
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
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
戶反簿責以文臣
簿具
責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
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音灼曰雋姓舍名也
下有臣虞舍故以姓
別之師古曰雋音辭
阮反又音字阮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
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
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
軌法也詩云
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
厲王也籍假也此言假令人云

易

盧舜治曰兩不孝字應田延年長為孝者句

隆按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與前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句具陳昌邑王下句相應茅坤曰光處分妾而班固敘事亦確

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師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

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

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

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

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引考經之言也光曰皇太后詔廢安

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干下

宋祁曰面疑作四

凌約言曰方歷位即書名此史筆之嚴張泰復曰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得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謀其從官二百餘人吾謂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

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木任漢事

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

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

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

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

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

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

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謂悔不

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

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

光知之故立廢
有非專以潘亂
故也二百人曰
斷不斷及受
具亂此其有謀
明矣武王數紂
之罪孔子猶且
疑之光等誦賀
之惡可盡信耶
隆按可以嗣孝
昭皇帝後三句
反應上不可以
承天序三句

哲義曰孝宣以
孫秩官其子孫

使之食大縣奉
朝請亦足報盛
德矣乃復任之
以政授之以兵
及事業豐積更
加裁奪遂至怨
懼以生邪謀豈
徒霍氏之自禍
哉亦孝宣醜醜
以成之也
唐順之曰一總
之霍氏貴盛

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
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
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
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
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
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
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
師古曰解立在此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
宣紀幹音零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

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
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
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
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
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
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
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
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
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

逢按點出光請封兄孫奉兄去病祀接前去病死案
黃震曰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盛清之液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亦何以尚茲

胡寅曰霍禹山雲生霍亂之心則亦以見其文居梓者以類人生之故也晉帝落之也晉周王以相晉公之請晉疾無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下取法於是哉

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

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二千石治其府塚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

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

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

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楸梓栢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楸木

樅木外臧梓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名非也蘇林曰樅木栢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屬也蘇林曰樅木栢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

立云樅木松葉栢身檜木乃栢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東園溫明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工闕反字亦作括

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

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有輿輶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輶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輶

輶輶本安車也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輶者旁開輿輶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

黃屋左纛

隆按坤入計計
廣漢為平恩侯
為後平恩侯用
事燕本

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徇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兼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

唐順之曰此段
序事如韓信將
兵多多益善是
多少頭緒

茅坤曰叙霍氏
放恣甚錯綜

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家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家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堂。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細馮黃金塗。如淳曰細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初光愛幸監

漢書卷之六十八
霍光
武

茅坤曰宣帝自
在民間三旬貫
前半篇暗伏冷
眼精神
隆按上始躬親
朝政以下總摹
寫帝漸圖霍氏
精神

唐順之曰先收
尚書之權
茅坤曰霍氏甚
惡之句應而又
起後
又曰宣帝始立
一段追序禍胎
唐順之曰一事
兩層叙

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

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股姦也師古曰監而禹山亦

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

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文

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今奴上謁者也莫敢譴者。而

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

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

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今大夫

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後兩家

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

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

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

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曰自

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

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賚之。私使乳醫淳于

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音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

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

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

唐順之曰光之
宜滅族在小不
忍

隆按此事在光
去盡前而獨留
在後蓋至是而
語稍世上始聞
耳

又按班氏下隍
字出字罷字收
字各有輕重

唐順之曰收霍
兵推

茅坤曰竊宣帝
所以收霍氏之
權處一一入手

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

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

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

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

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

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

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

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

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

茅坤曰任宣所
言亦確見第不
及論所以解紛
愚之道解紛愚
之道何以性取
罷大將軍印綬
避位示卑弱爾

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
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
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
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
是如淳曰縣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
官謂天子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宣見
禹恨望深師古曰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
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左馮翊賈
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
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

隆按各自有時
一句與上大將
軍時何可復行
二句相應

唐順之曰絕似
貴家子弟口語

府樂成者也使者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其姓也字或作史服虔曰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皆光奴許史自天子骨肉賚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
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
侵削數相對帝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
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
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婁人子師古曰婁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
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
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
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

唐順之曰此宜
帝善標縱處霍
氏已如釜中之
魚也

隆按離散斥逐
諸塔指上罷陟
出收一段

茅坤曰突入石
夏一段伏後詔
文案

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
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
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
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塔
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張聲也音
許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
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塔用是
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
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
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

漢書卷六十八
卷六十八
七

唐順之曰收宿衛推

茅坤曰以下叙夢怪處蓋因霍氏寵溢之後輒種畫工着色喚醒耳目本史記叙秦始皇二世來

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

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

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

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

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

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

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

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

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

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

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

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若力反第

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

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第

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

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

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菹厚如

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弄市師古曰羔菹菹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

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義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

隆按先次會事發覺為綱其詳具下詔文

隆按前執金吾捕獲赦等既詔止勿捕而此詔又首發其事班氏前後錯叙迺見帝之用意圖謀霍氏處劉知幾曰霍氏專權前之似不

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

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宜為

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

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

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

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

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

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

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

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

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

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誅誤事在丙申前未

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

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

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

其立意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言皆

讐有功晉灼曰讐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

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

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

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

為過而養惡滋曼待其自斃帝實有以致之

王楙曰或謂帝之慶光正與鄭

莊公以京版段之意同余謂不

然觀帝平日所以過光無所不

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存卹其

後又莫不備至

延閣等借修德

橫帝明知之一切宜而不問蓋

念先風昔之故觀其詔云茲

正見宣帝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富貴未艾柰何悖逆之節愈彰其執不得不

誅耳是則帝誅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
茅坤曰荆川云二書有戰國說士之風馬謂此殆本老氏之旨而有要領者
真德秀曰光受遺輔政凡二十年老其本末惟聽社延年修孝支時政為有功於天下聽丙吉立孝宣為有功於社稷其他得不蓋失公不掩私方其承顧託之始任大責重有敬忌之心及上官誅而權益

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傷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

尊孝宜立而功益威於是敬忌之心志而驕恣之態作矣其可畏哉亦可戒哉

隆按追叙駱乘一節作結案

唐順之曰此並形容

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曰右上也。上廼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駱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駱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駱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

唐順之曰此傳
段段結束用郭
解傳體

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

師古曰磾音丁奚反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

曰休音許蚪反屠音儲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

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

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

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

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

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

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

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

何孟春曰百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

監馬受知漢武帝

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

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秦穆漢

武雖參龍之劉累終不遇也

茅坤曰日磾本戎王裔武帝一

旦察其忠憤授以非常之寵始

千古隻眼處又曰類高帝初

寵楚亡將陳平為護軍處

隆按了母閼氏案且暗點一孝字

隆按上言日磾子二人為帝弄兒此復言弄兒

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至日磾獨不

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

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駮乘入侍左右賢

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賢重之上聞愈厚

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

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

鄉之涕泣然後廼去。師古曰題其畫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

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

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擁抱也。日磾在

即日碑長子以下文有嗣子賞故再言以明之此子長書法唐順之曰殺弄兒與不納女事似一類乃分作兩處叙茅坤曰荆川云云愚謂畫工若色正須淋漓恣態而日碑以胡兒受顧命正在此又曰叙莽何羅倉卒行逆處類戰國策叙荆軻入秦本末史漢之文極工處

前見而目之師古曰視怒也弄兒忝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官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

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弟安

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

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立入坐

內戶下須臾何羅裹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裏中也見

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趨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

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

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

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臥輪之類晉灼曰胡頸也捽其

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也是也捽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絲是

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

隆按不內女視
秦女者何如殺
弄兒視知紙后
而不發者何如
碑與光均之不
學者也斷與不
斷而已

黃震曰日碑自
在左右目不作
視者數十年天
資篤謹與侍陸
侯和上下而又
不敢以夷人先
中國至不敢受
遺詔其器識皆
遠過於光使日
碑為光當其歸
政宣帝謙讓不
受時必能奉身
而去之矣日碑

之後世名忠孝
七世內侍亦宜
哉
隆按上書去妻
與上光以女妻
日碑嗣子賞句
相顧

王維植曰盛衰
二字關鍵見日
碑以篤慎教家
衰而復盛不終
絕也

茅坤曰日碑沒
而子賞亡後國
除其降弟倫之

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
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碑。日碑
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
妻日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碑
為秭侯。師古曰。秭音丁。故反。日碑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
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碑。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
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碑兩子
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
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
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

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
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
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
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子國除。元始中。繼
絕世。封建孫當為秭侯。奉日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
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賢。及孫則衰
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賢顯。封侯。安上字子侯。
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
反。謀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
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

後安上安上再
傳而常敬岑明
又三傳而敬三
子涉參饒又四
傳而涉兩子湯
融別又有涉之
從父弟曰欽必
參饒之後班固
並按世家鱗次
如指掌可謂得
史家詳而不紊
之體

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
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
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
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
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
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
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病甚，上使使者問
所欲，以弟岑為託。上詔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
名屬鴻臚
主胡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
載送衛尉舍。李奇曰：幸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
因拜子為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

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
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
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
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
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
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師古
其出使匈奴故拜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海太
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
師古曰：將亦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
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
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
監王葬

送之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

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

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

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

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

如淳曰宗伯姓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

聽師古曰白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

也欽與族昆弟稔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曰碑傳子

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

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

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

當上南為大夫人恃莽姨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碑

功已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

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賞故國君使大夫

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

欽見當母南為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時

甄邨在舅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因劾奏曰欽幸得以

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

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

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日又又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毋南為大夫。

王維楨曰班史歷叙日碑七世內侍忠孝世傳迺愧大將軍也

王毅曰哀駭尤處極當

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什上官。師古曰什頓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

隆按傳中言忠
孝者二事而贊
復以忠孝結之
大照應

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
 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
 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
 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
 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
 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
 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
 金氏云。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八 終

